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三十回 認娘舅當場露馬腳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

話說羊紫辰統領本是別省的一位實缺鎮台，只因他本缺□分清苦，便走了門路，由兩江總督出奏，奏留他在南京統帶防營。這便是上頭有心調劑他。自從接事之後，因見地方平靜，所有的兵丁大半是吃糧不管事。他的前任已經有兩成缺額，到他接手便借裁汰老弱為名，又一去去了兩三成。卻是舊的雖去，新的卻沒有補進一個。歇上三年，制台閱操一次，有的是臨時招人，有的還是前後接應。怎麼叫做「前後接應」呢？譬如一營之中本是五百個人，他倒吃了三百名的額子，實實在在只有二百個人。等到制台閱操的時候，前頭一排點過名，趕緊退了下來。改換衣服軍械，跟著後頭的人再上去應名。如此一排排的上來下去，輪流倒換，不要說是一營五百人他吃三百個，就是再吃多些，有此妙法，也容易彌補。況且制台年紀大了，又要修道養心，大半是派營務處上的道台替他校閱。這般營務處上的人，那一個不是羊統領的朋友，天天吃花酒，嫖婊子，同在一處玩慣了的？等到派了這個差使下來，並不要羊統領前去囑托，他們早已彼此心照，馬馬糊糊，把制台敷衍過去就算了事。統領如此，營官自然亦是如此。調換營官更是統領一件生財之道，倘然出了一個缺，一定預先就有人鑽門路，送銀子。不是走姨太太的門路，就是走天天同統領在一塊兒玩的人的門路，甚至於統領的相好，甚麼私門子，釣魚巷的婊子，這種門路亦都有人走。統領是非錢不行，替他經手過付的人所賺的錢亦都不在少處。閑話休題。且說歸羊統領管轄的什麼護軍正營、護軍副營、新兵營、常備軍、續備軍，一共有好幾個名目。每一營之中，有營官，有哨官。營官都是記名提、鎮；哨官則自副、參、游以下以至千、把、外委都有在內。

其時有一個在江陰帶炮划子的哨官，據他自己說是一個副將銜的游擊，就是人家談起來，說他的官亦並不是假的。他在江陰炮船上當了兩年零三個月的差使，因為克扣兵餉，被上頭查了出來，拿他的差使撤去，他就跑到南京來另覓生路。

卻說這人姓冒，名字叫得官，本來是在江北泰興縣跟官當長隨的。後來攢聚了幾□吊錢。有天為著做錯了一件事，被主人將他罵了一頓，正在悶極無聊的時候，便到煙館裡吃煙。合該他官星透露。其時正值江南裁撤營頭，所有前頭打「長毛」得過保舉的人一齊歇了下來，謀生無路。很有些提、鎮、副、參，個個弄到窮極不堪，便拿了飭知、獎札沿門兜賣。這時候只要有人出上百□吊錢，便可得個一二品的功名，亦要算得不值錢了。這日冒得官走到煙館裡面，值堂的是認得他的，連忙讓出一張煙鋪，請冒大爺這邊來坐。冒得官有事在心，悶悶不樂，便沒精打彩的躺了下去。值堂的又趕過來替他燒煙。抽不上三四口，忽然煙榻前來了一個彪形大漢，雖然是面目黧黑，形容枯槁，卻顯出一副雄赳赳、氣昂昂的神情。冒得官亦不理他。值堂的見了，倒擺出滿臉的悻悻之色，朝他哼兒哈兒的趕他走開。只聽得那人嘆一口氣道：「你不要朝著我這個樣兒！我也不是什麼好欺負的！你認得我是誰？你們江南若是沒有我們，你們那裡來的這種好日子過呢！不過是我運氣不好，以至落拓到這步田地。如果要講起身分來，不要說是你一個做跑堂的算得什麼，就是泰興縣縣大老爺，比比頂子，要比我差著好幾級呢！」值堂的見他出言無將，便把眉毛一豎，眼皮一掀，一骨碌爬起，想要動手趕他走開。誰知那個大漢哈哈大笑。值堂的非但推他不動，反被大漢摔了一個筋斗。值堂的氣的了不得，憤憤的要出去叫地保。大漢冷笑道：「我正苦沒有飯吃，這個樣兒又見不得官。你今送我前去，好好好，我就跟你去。見了你們大老爺，只要他肯把我收留下來，等我吃兩天飽飯，省得在外頭捱餓，我就感激不盡了！」值堂的見他如此，更是火上添油。

這些話冒得官都聽得明明白白，心上甚是詫異，暗想：「此人必定有點來歷。」又看他的樣子，決不是等閑之輩。便叫值堂的：「不要同他多講，等我問他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煙槍一丟，坐了起來，慢慢的問他：「你真姓？聽你口音不像本地人氏，怎麼會到得此地來的？」那大漢見冒得官說話講理，便亦改換了一副神情，先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冒得官又讓他在煙榻前一張椅子上坐了。誰知這大漢後頭還跟著一個人。冒得官問是誰，那大漢回稱是他外甥。冒得官並不在意。那大漢坐定之後，自己說了姓名：「是湖南人氏。從前打『長毛』，身當前敵，克復城池；後來敘功，歷保至花翎副將銜，盡先候補游擊。」當時保雖保了，等到平定之後，那裡有這些缺安置他們。記名提、鎮能夠借補個游擊、都司，已經是□不獲一；何況是內無奧援，外無幫助，一旦裁撤歸農，無家可歸，焉有不流落之理。「在營盤的時候，大注錢財也曾在手裡經過；無奈彼時心高氣傲，揮金如土，直把錢財看得不當東西。就是出營之後，身邊也還帶得幾文，有的是坐吃山空，有的是同人合股做個小買賣，到得後來亦總是關門。即以在下而論，正坐著這個毛病。一身之外，除掉兩件破舊衣裳，還有幾張破紙頭，便是當年所得的獎札、飭知了。這種破紙頭，飢不可為食，寒不可為衣，直正窮到極處！可惜這個東西沒得人要，如有人要，我情願得幾文就賣了他。」冒得官聽到這裡，不覺心上一動，便問：「你這東西帶在身邊沒有？」那大漢道：「我孑然一身，無家無室，又無行李，除掉帶在身邊，更把他放在何處。」冒得官道：「你拿出來我瞧瞧。」那大漢正在解衣取出之時，值堂的走過來說道：「大爺，你別上他的當。他天天拿著這個到這裡騙人。」大漢見值堂的打散他的買賣，掄起拳頭便要打值堂的，被冒得官吆喝了值堂的兩句，彼此方才罷休。

冒得官是在衙門裡頓過的，認得獎札、飭知，知道不是假。此時忽動了做官之念，便問他要幾多錢。那大漢起初不肯說，後來冒得官頂住問他，才說得一百五□塊。禁不住冒得官再四磋磨，說明三□塊錢。當天先付三塊錢定洋，先拿他一個獎札，下餘的約明次日兩點鐘仍到這煙館裡交割。大漢拿到洋錢，歡欣鼓舞的而去。值堂的又要問他拿扣頭，大漢不肯，值堂的一定要，彼此爭論起來。又幸虧冒得官呼喝兩聲，方才住手。大漢已去，冒得官亦即回衙。到了次日，冒得官帶了二□七塊錢仍到煙館裡來交割。等得飭知、獎札統通拿到了手，冒得官揣回家中，在燈下取出觀看，見飭知上的名字乃是「毛長勝」三個字，雖然名字不同，幸喜姓的聲音還是一樣。

過了一天，這冒得官便上去到主人跟前告假，另外走了門路，一心想去投效提標。其時提台駐紮江陰。既有門路，自然收留，不上兩個月，便委了他炮船管帶。從此這冒得官便真正做了「冒得官」了。在江陰炮船上當了三年多的管帶。船上不比岸上，來往的人少，一直沒有人看出他的破綻。

有日提台傳令看操。許多炮划子正在操演的時候，人家當管帶的一齊站在船頭上指揮兵丁們，不想他老人家在艙板上滑了一腳，一滑就滑到水裡去。一眾兵丁慌了手腳。虧得有兩個會泅水的，脫去衣服，好容易把他撈了上來。提台在長龍船上瞧著，吩咐戈什坐了划子過去問信，問他還有氣沒有。其時兵丁們已把他救起，拖過三條板凳，把他背朝上，臉朝下，懸空著伏在板凳上，好等他吧嘴裡喝進去的水滴出來，滴了半天，水也少了，肚子也癟了，然後拿他抬到艙裡去睡，又灌了兩碗姜湯，才慢慢的回醒過來。戈什回去稟復提台，提台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心上一塊石頭才放下。他這個差使是某人保荐的，倘若他死了，我怎麼對得住朋友呢。」

到了第二天，冒得官請了三天假，一直到第四天才上去叩謝提台，口稱：「沐恩自不小心，走滑了腳，倒叫老師操心，沐恩實在感激得很！沐恩家裡還有八□歲的老娘，孩子年紀小，都不會掙飯吃。沐恩躍下去的時候，自己也還明白，肚皮裡想道：『我這下子可完了！』如今總算托賴著老師的洪福沒有死，還能夠來伺候老師。所以沐恩當時就許下願，拜三天龍王懺，超度超度水裡的這些冤魂。老師請放心，以後就沒有事了。」提台道：「你跌下去的時候，我替你捏著一把汗。倘若被水淹死了，雖然是你命該如此，總要算是沒於王事，我已經打算替你打咨文給制台，奏明上頭，請個恤典，將來你的兒子倒可無庸多慮。現在你既未曾死，這些話也不必題他了。」冒得官又重新下了半跪，叩謝老師的恩典。

（提標：綠營兵由提督統轄的叫提標。）

（提台：對提督的敬稱，即提標。）

（沐恩：明清時官場中人阿諛上司時的自稱。）

提台又道：「你跌下去的地方，水有多們深？想來一定是淺的，所以你沒有送命。」冒得官道：「回老師的話，現在水陸營頭

一齊改了洋操，最講究的是測量之學。沐恩測雖不會測，要說單是量還辦得來。即以沐恩自己而論，那天跌下去的地方，大約那裡的水只有五尺多深。何以見得？沐恩常常聽見老一輩子的人講：『大凡跳河自盡的人，一定是站在水裡的。』那天沐恩的嘴裡水都灌得進，一定這水已經沒過頭頂。到了第二天，沐恩又拿起靴子來一看，果然滿靴的泥，可見是已經到底。沐恩穿的是三尺八寸的袍子，上頭再加腦袋、頂帽，下頭再加靴子，統算起來，這水不過五尺多深。」提台道：「就不會六七尺嗎？你在水裡那裡量得這們清楚？」冒得官湊前一步，道：「大帥明鑒：沐恩手下的那些兵丁，五尺深的水他們還敢下去，所以還救得沐恩上來；若是再深些，他們就不敢跳了。這是沐恩親身試驗的，不敢撒一字謊。大帥不信，不妨派個人去查查看，也可以顯顯沐恩量的到底准不准。」提台道：「你量過就是了，亦不用查得的。」說完了話，冒得官退了下來。

又過了兩個月，上頭調他們到別處去拿鹽梟。有天晚上，滿船上的人都睡著了，反被鹽梟跳上了他的船，把船上的帳篷、軍器拿了一個乾淨。他從睡夢中驚醒，提著褲子出來探望。有個鹽梟照著他的臉放了一聲空槍，直把他嚇的跪在船板上磕頭如搗蒜，口稱「大王饒命」。後來鹽梟跑了，他便鬧到縣裡去，怪地方官緝捕不力，又開了一篇假帳，說共總被強盜打劫去許多東西，一定要知縣認賠。

知縣說道：「清平世界，那裡來的強盜？兄弟到任之後，嚴加整頓，竊案尚且沒有，怎麼會有盜案呢？」當被冒得官頂住不走，知縣不得已，答應替他查辦，方才走的。過了兩天，又來催討。其時知縣已派人查過，曉得是鹽梟所為，見了冒得官，便分辨說是鹽梟，不是強盜。冒得官道：「說強盜打劫也好，說鹽梟打劫也好，橫豎總在你貴境裡出的搶案。」知縣發急道：「這倒不可以胡亂說說的。強盜是強盜，鹽梟是鹽梟。強盜打劫了人家，自然是地方官之事；至於鹽梟，一定是懷恨你們前來報仇的。如說不是報仇而來，何以不搶岸上的居民，專搶你們河裡的炮船呢？況且你們炮船上又有兵勇，又有軍器，你老哥為一船之主，又是有本事的人，怎麼不去打退他們，倒反吃了他們的虧？此乃決無之事，兄弟一定不能相信。」冒得官道：「如果是白天呢，兄弟一定同他打一仗，無奈是半夜裡，一齊睡著了，所以上了他的算。」知縣道：「等你睡著了他才動手，這明明是偷，怎麼好說是搶呢？地方上出了竊案，亦是兄弟的事。來啊！」跟班的答應了一聲「著」。知縣道：「冒大人船上失竊東西，限捕快三天替我破案，拿不到人打斷他的狗腿！」跟班的答應下去。冒得官至此方無話說，只好告退。

過了兩日，心還不死，又催逼知縣。知縣恨極了，上去求了本府。齊巧這時候新換了一個提台，本府同他有點淵源，便按照知縣的話寫信告訴了提台。提台新到任，正要借他立個下馬威，便道：「他自己被賊偷了，還說是強盜打劫，要知縣賠他東西，豈非是無賴！就說是強盜打劫，派他出去，原是要他拿強盜，如今倒反被強盜打劫了去，他管的什麼事情？這種東西要他何用！」一角公事，便撤了他的差使，另派了別人接管。他被撤之後，無顏再到江陰，所以才到南京來的。

他在炮船上的時候，亦很賺得幾個錢；一到南京，便鑽頭覓縫的尋覓事情。就有人對他說：「現在只有羊紫辰羊統領上頭的面子頂好，手下的營頭又多，只要走上他的門路，弄個營官當當，那是很容易的事。然而走統領的路，還不如走他姨太太的路；統領事情多，怕有忘記；走了姨太太的路，姨太太朝晚在一旁替你加死力的催差使，又好又快，比走統領的路要好得幾倍呢！」冒得官問道：「姨太太在裡頭，我們又見不著，怎麼會巴結得上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又呆了。要做這種事情，總得下水磨工夫。頭一個離不掉門房、門口拿權的，或是戈什、差官之類，你總得先把他弄好。以後有了機會，或者是姨太太做生日了，或者是姨太太想吃甚麼，想穿甚麼，你巴結好了門口，他們就通信給你，等你去辦了來。頭兩次你不好自己居功，要算是替他們門上的人代辦的。等他們自己先得了好處，以後你再求他們提拔提拔你。人心是肉做的，受了你的好處，總得替你說兩句好話補報補報你。到這時候，一句話總抵得□句。只要姨太太跟前有他們一幫人替你說話，統領跟前又有姨太太替你說話，這事情豈有不成之理。但是你要先籠絡他門口的人，不但底下要籠絡，就是上房的老媽子、丫頭亦得弄好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戈什、差官到上房是有數的，不能一天到晚守著姨太太，伺候姨太太；老媽子、丫頭卻是一天到晚守好了姨太太，一步不離的。姨太太又相信他們說的話，所以他們說的話更比別人說得靈。」冒得官聽了，心上尋思：「原來求差使有這許多經絡。」連忙謝了又謝。又問：「統領跟前總得見一面才好？」那人道：「統領不見倒不在乎此。見了統領，沒有差使亦是枉然。只要到過一次，上過一回手本，做個引子，以後便好常常同他門口來往，相機行事。」冒得官連稱「領教」，牢記在心。後來如法泡制，先從門口結識起；又送了多少東西，天天路來混。後來跑的時候久了，羊統領共有八個姨太太，他又打聽得那一個最得寵。遇見這一位姨太太有甚麼差使派了下來，他便趕著替門口上這班人去做。有時候墊了錢亦不要他們還。他辦的差事，又討好，又快當，又省錢，所以門口上這班人都同他要好的了不得。後來大家交情深了，他便把謀差的意思說了。眾人俱各應允，得便就替他竭力上頭去求。齊巧這日姨太太要裱糊一間房子，自己想中了一種有顏色花頭的洋紙，派了多少差官去買，總辦不來。就有人說給冒得官。冒得官便化了三天工夫，把個南京城裡的大小洋貨店，城外下關的洋行，統統跑遍，居然照樣辦到。差官拿進去給姨太太看了，正對意思，連夜就叫裱糊匠把房子糊好，搬了進去。不料這差官正是姨太太的大紅人，姨太太一見之後，就著實拿他夸獎，說他有能耐，會辦事。此番這差官有心要替冒得官說好話，便說：「這紙是一個來營投效的冒某人弄得來的。南京城裡城外，足足跑了三天，才弄得來孝敬姨太太的。」姨太太道：「我倒不曉得是他背地裡替我出力。他是個甚麼功名？」差官道：「他是個副將銜的游擊，在江陰帶過炮船。如今沒有事，所以來到這裡，想要求統領賞派個差使，跑了好幾個月，還沒有見著呢。」姨太太道：「要差使，你為什麼不來跟我說？你去關照他，叫他明天來見統領，包他見面之後就有差使。」差官出去，把話傳給了冒得官。冒得官自然感激。當夜姨太太告訴了統領。有了內線，還有什麼不靈的，而且他這條內線更與別人不同。

到了第二天，冒得官又來上本。自然羊統領立刻見他，而且問長問短，著實關切，當面許他派他差使。冒得官退了下來，一等等了三天沒有動靜。那個差官又去同姨太太說了。姨太太想賣弄自己的手段，便把統領請了來，撒嬌撒痴把統領的鬍子拉住不放，一定要統領立刻答應派冒得官一個好差使方肯放手，統領答應三天還不算，一定等統領應允當天下委札，方才放手。統領一手拿出小木梳來梳鬍子，已經有好兩根弄斷掉了下來了。只因這位姨太太又是一向縱容慣的，因愛生懼，非但拉掉鬍子不敢做聲，並且立刻出來替他對付差使。無可如何，硬把護軍右營的一個管帶，說他「營務廢弛」，登時撤掉差使，就委冒得官接管。札子寫好了，用過關防，標過朱，羊統領又拿進去給姨太太瞧過了，然後交到門口。不用等到派人去送，冒得官早在外頭伺候好了。立刻上來叩謝統領。統領照例敷衍了兩句面子上的話，無非是「修明紀律，勤加訓練」的話頭。冒得官一迭連聲的答應「者者」，下來又托人帶他上去叩謝姨太太，姨太太卻沒有見。次日又辦了幾分重禮，把羊統領公館裡的人，上上下下，擇要打點了一番。然後擇了吉日去到差。接差的頭一天，照例要點卯。忽然內中有個哨官，帶著水晶頂子，上來應名。冒得官看了他一眼，甚是面善，那哨官亦不住的抬頭看冒得官：四目相注，彼此分明打了一個照面。當時冒得官想他不起，亦就擦開。不料這哨官卻記好了他，等到事完之後，使獨自一個拿了手本跑到冒得官下處求見。冒得官一看手本，知是本營的人，心裡尋思道：「我今天頭一天接差，他有甚麼事情來找我？」先回報不見，後來這哨官一定要見，只得吩咐叫他進來。

那哨官進來之後，見了營官，自然先要行還他的官禮。冒得官因為初接差，見了他格外謙和，問他有什麼事情。畢竟當武官的心粗氣浮，也不管跟前有人沒人，開口便說：「大人，你怎麼連標下都不認得了？你老的這個官，不是某年某月在某處煙館裡，俺娘舅拿你三□塊錢賣給你的嗎？你這個官，有人說起要值好幾千銀子哩。標下就是他的外甥。那天不是同在煙館裡，你還問俺娘舅，問我是誰，我娘舅說：『他叫朱得貴，是我外甥。』怎樣你老忘記了？真正是貴人多忘事了！」

冒得官一見他守著眾人揭破他的底細，心上這一氣非同小可！立刻把臉一沉，道：「混帳！胡說！我的官是張宮保保的，怎麼說是你舅舅賣給我的！你是誰？你舅舅又是誰？你不要認錯了人，在此胡說！快些回去！好端端的說出這種話來，豈非是無賴！再要這樣的胡說，你卻不要怪我翻臉是不認人的！」朱得貴還強辯道：「我何曾記錯！你老左邊耳朵後頭有一塊紅記，我記得明明白白，不信你們大家來看，怎麼說我胡說？我現在也不想你別的好處。但是我的娘舅上個月裡得了病死了，棺材雖然有了，還寄在廟

裡，沒有找到地方去埋他。只要你老鬆鬆手，隨便拿出幾個錢來，弄塊地殯葬了他，你也對得住死的，我也對得住死的。以後我在這裡當差，你老看我娘舅面上，能夠另眼拿我看待，那是你的恩典，就是我死的娘舅在陰間裡亦是感激你的。」冒得官聽了，又氣又恨，而又無可奈何他，只得連連冷笑，對旁邊人說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他這話越發胡說了！他這人想是有點痰氣病，你們快些拉他出去，叫他去歇歇。」左右的人便想拖他出去。朱得貴越發怒道：「我說的是真話。我那裡來的病！你老愛幫錢就幫，不愛幫錢就不幫！天在頭上，各人憑良心說話。要說你的官不是我娘舅賣給你的，割掉我的頭我也不能附和你的！」冒得官見他如此的說法，不禁惱羞變怒，喝令左右：「替他趕他出去！」又說：「這個樣子，明明是個瘋子！明日一定撤他的差使，換派別人！」朱得貴至此亦不相讓，嘴裡一面嚷著回罵，一面已被眾人連推帶拉的拉出來了。冒得官還是恨恨不已，心上想要立刻撤掉他的差使，趕他出去，既而一想：「就此撤他的事，他一定心上不服，徒然鬧出些口舌是非，反於聲名有礙，不如隱忍不發，朝晚找他一個錯，辦他一個永遠不得翻身！」主意打定，便作沒事人一般。

冒得官在江陰時，本有兩個太太，分兩下裡住，一個是結發夫妻，生得一兒一女，小姐年□七歲，少爺才□一歲。那一個聽說還是人家的一個「二婚頭」，不知怎樣，冒得官同他相與上的。冒得官到南京謀事，只帶得這個二婚頭回來，那個正太太同著兒女仍在江陰居住，冒得官好容易走了羊統領姨太太的門路，得了差使，便亦不忘夫妻之情，派個差官帶了盤川，把他娘兒接了上來。輪船上下，甚是簡便，不消三四天便已接到。另外賃的公館，齊巧正對著羊統領公館的後門，為的是早晚到統領公館裡請安便當之故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大營的規矩，每逢初一、□五，營官一定要升帳約齊了手下大小將官，團團坐定，談論一回閑話，彼此一哄而散；其名謂之「講公事」。從前所講的無非是些用兵之道，殺敵之方，同戲台上「取帥印」陳叔寶教導尉遲恭的話大致仿佛。到得後來，當營官的有幾個懂得韜略，也不過是個具文罷了。

這天剛正初一，冒得官率領大小將官升帳坐定，才談得一句「今天天氣很好」。眾人尚未接談，不料那個朱得貴在眾人中忽然挺身而出，朝著冒得官恭恭敬敬叫了一聲「娘舅」，遂稱：「外甥在這裡替娘舅請安。」冒得官不提防他有此一來，直氣得目瞪口呆，面色發紫，紫裡轉青，很不好看。朱得貴又在人叢中拉出一個頭戴暗藍頂子的人，拿手指指他，說道：「他是娘舅的把兄弟。她舅是老把哥，他是老把弟。你倆敘敘舊。」眾人舉目看時，只見老把弟已經胡須雪白，老把兄不過三□多歲，這其間明明顯出不對，只是顧著他營官面子，不好說破。

無奈冒得官的無明火早已捺捺不住，也不管當著眾人，挨命向前，扭住朱得貴拳腳交下，朱得貴亦不相讓。登時兩人就扭成一團。冒得官罵他：「好個撒野東西！眼睛裡沒有上司！你這東西，我打都打得！」叫人：「替他拿軍棍來！」朱得貴道：「這不要臉的東西！冒了人家的官還要打人！我就是不服你的管！你是個好的，你敢同我到統領跟前評理！」冒得官道：「就同你去！」說著，兩個人就從營盤裡一路拉著辮子，拉到羊統領的公館裡來，足足走了三裡多路。街上看熱鬧的，以及營盤裡跟著勸解的，少說有上千的人，一哄哄到統領門口。

其時天色尚早，統領正從釣魚巷住夜回家，在家裡睡著養神。睡夢中忽聽人聲嘈雜，還當是克扣了他們的軍餉，他們不服，鼓噪起來，禁不住瑟瑟的抖。屢次三番叫差官出去問信。大家一看都是熟人，一齊忙和著上前勸解，卻忘記回報統領。直等他倆放了手，才有人進來把詳細情形一一稟聞。統領膽子登時就硬起來，罵他二人：「都不是東西！營官不像營官！哨官不像哨官！」又罵冒得官：「當初一來的時候，我看他就有點鬼鬼祟祟！原來他這個官是假的！這倒要仔仔細細的查查！」羊統領如此說，不料旁邊驚動了一個人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就是替冒得官說好話的那位姨太太了。姨太太說：「天底下樣樣多好假，官末怎麼好假？況且他從前在別處已經當過差使，為甚麼從前沒有人告發他？這明明是姓朱的想訛詐他。等他們出去勸勸就完了，用不著大驚小怪，要你統領自己出去。」羊統領一想，姨太太的話很有理，而且自己出去，事情反不容易落場，便亦聽其自然。外面冒得官、朱得貴兩個人，其時亦被眾人勸住，各自回營無事。

卻不料這一鬧，風聲竟傳到制台耳朵裡去。次日傳見羊統領，便問起他來。羊統領已有姨太太先入之言，立刻回稱沒有。後來制台一定說有，要他查辦。羊統領只得答應。下來先把冒得官傳了來申飭了一番，又吊他從前所得的功牌、獎札、飭知，冒得官不敢隱瞞，統通呈了上去。誰知年紀竟其大相懸殊，若論他得功名的年紀，足足已有六□多歲；及看他的面貌，連四□都未滿。羊統領看過，笑了一笑，心中早有成竹。也不說別的，但問得一聲：「老兄本事倒不小！還沒有養下來，已經替皇上家立了這許多功勞！令人可敬得很！」說完這句話，端茶送客。冒得官畢竟賊人心膽虛，一聽話內有因，便漲紅了臉，一句對答不上。後見統領端茶，只得退回家中，悉眉不展的終日在家裡對了老婆孩子咳聲嘆氣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一只碗不響，兩只碗叮當。」冒得官自從娶了那個二婚頭，常常家裡搬口舌，挑是非。其實這個二婚頭一直又沒有同正太太在一塊兒住，無奈他心裡總多嫌他娘兒幾個。正太太曉得冒得官相與了這種混帳女人，心上也是不高興，同冒得官吵鬧已非止一次。因此兩下裡的冤仇就此越結越深。

冒得官自從當了羊統領的差使，回家談天，開口閉口總是不離「統領」兩個字。統領的好處雖然是著實表揚，就是統領的不好之處，甚麼包婊子，相與女人，也都當作家常話說了出來。誰知言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早被那個二婚頭記在肚裡，待時而動。

齊巧這一天冒得官在統領前碰了釘子回家，心上沒好氣，開口就是罵人，一天到夜坐臥不定，茶飯無心，一個人走出走進，不是長吁，就是短嘆，好像滿肚皮心事似的。二婚頭問他亦不響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後來問跟去的人，才曉得他同朱得貴的前後一本帳。二婚頭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進得房中，先借別事開端，拿他軟語溫存了一番，然後慢慢的講到：「今日之事，雖說是上頭制台的意思，然而統領實在亦是想拿我們的岔兒。這樁事情權柄還在統領手裡，總得想個法兒修全修全才好。」冒得官道：「我的意思何嘗不是如此。但是我們初到差，那裡來的錢去交給他呢？」二婚頭鼻子裡嗤的一笑，道：「你們只曉得巴結上司非錢不行！」冒得官忙接嘴道：「除了錢，你還有甚麼法子？」二婚頭道：「法子是有，只怕你未見得能夠做得到，於你的事無濟，我反多添一層冤家，我想不上算，還是不說罷。」冒得官道：「我此時是一點點主意都沒有了。你有主意，你說出來，我們大家商量。倘若事情弄好了，也是大家好。」二婚頭道：「你別忙，等我講給你聽。你不是說的統領專在女人身上用工夫嗎？」冒得官道：「不錯，他在女人身上用工夫。你總不能夠去陪他，好替我當面求情？」二婚頭把嘴一披道：「我不是那種混帳女人！一個女人，好嫁幾個男人的！」冒得官道：「你是再要清節沒有，生平只嫁我一個！現在這些閑話都不要講，我們談正經要緊。」二婚頭把臉一板道：「倒亦不是這樣講。只要於你老爺事情有益，就苦著我的身體去幹也不打緊。我聽見你常提起，後營裡周老爺不是先把他太太孝敬了統領才得的差使嗎？只要於你老爺事情有益，這亦算不了甚麼大事。人家好做，我亦辦得到。只可惜我是四□歲的人了，統領見了不歡喜，不如年輕的好。」

冒得官道：「這個人那裡去找呢？」二婚頭道：「人是現成的，只要你拚得；光你拚得也沒用，還要一個人拚得，最好亦要他本人願意。」冒得官道：「你越說我越糊塗了。到底你說的是誰？」二婚頭又故作沉吟道：「究竟權柄還在你手裡。你是一家之主，說出來的話，要行就行，誰能駁回你去。」冒得官道：「你老實說罷，可急死我了！」二婚頭又躊躇一回，道：「其實事情是大家之事，又不是我一人之事。我說了出來也為的是眾人，並不是老爺得了好處我一個人享福。」冒得官接著又頂住他問：「所說的到底是那一個？」二婚頭至此方說道：「這件事不要來問我，你去同你令愛小姐商量。」

冒得官聽了，頓口無言。二婚頭道：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人家養了姑娘，早晚總得出閣的，出閣就成了人家的人，總不能拿他當兒子看待，留在家裡一輩子。既然終須出閣，做大亦是做，做小亦是做。與其配了個中等人家做大，我看不如送給一個闊人做小。他自己丰衣足食，樂得受用，就是家裡的人，也好跟著沾點光。為人在世，須圖實在，為這虛名上也不知誤了多少人，我的眼睛裡著實見過不少了。」

冒得官聽了搖頭道：「我如今總算是三品的職分，官也不算小了，我們這種人家也不算低微了，怎麼好拿女兒送給人家做小老婆呢？這句話非但太太不答應，小姐不願意，就是我也不以為然！」二婚頭見他不允，又鼻子裡嗤的一笑，道：「我早曉得我這話是白說的，果不出我之所料。大家落拓大家窮，並不是我一人之事。從今以後，你們好歹都與我不相干涉，你們不必來問我，我也不來管你們的閑事！」說完，便自賭氣先去睡覺去了。

冒得官也不言語，獨自盤算了一夜，始終想不出一條修全的法子。慢慢的回想到二婚頭的話，畢竟不錯，除此之外，並沒有第二條計策。於是又從床上把二婚頭喚醒，稱贊他的主意不錯，同他商量怎樣辦法。此時二婚頭惟恐不能報仇，一見冒得官從他之計，便亦欣然樂從，把嘴附在冒得官的耳朵上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傳授了一個極好的辦法。冒得官連連點頭稱「是」。

到了第二天絕早，也不及洗臉吃點心，急急奔到太太住的公館裡敲門。手下人開了門，便一直跑到太太屋裡，也不及說別的話，掀開太太的帳子，問太太「鴉片煙盒子在那裡」。太太還當他起早到統領公館裡請安回來，沒有過癮，如今要鴉片煙過癮，便說：「在抽屜裡。」小姐就住在太太床背後。太太又忙喚女兒起來：「快替你爸爸打煙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小姐還沒有下床，他這裡已經從抽屜裡找到煙盒子，順後揭開蓋，拿煙抹了一嘴唇，把煙盒往地下一丟，趁勢咕咚一聲，困在地板上，喊道：「我那裡要吃煙！我是要尋死！我死了好等你們享福！」說完這句，便四腳朝天，一聲不言語了。太太、小姐一聽這話，都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起來看時，果然老爺吞了煙躺在地下了。

連日老爺被朱得貴誑詐以及統領當面申飭的事情，他母女早有風聞，都道他假官之事發作，無臉見人，所以自盡。但天下斷無看著丈夫、父親自盡不去救他的道理。於是太太、小姐慌了手腳，連哭帶喊，把合公館的人都鬧了起來，一面到善堂裡差人去討藥，一面拿糞給他吃，說：「大煙吃下去的工夫還少，一吐就好了。」冒得官抵死不肯吃糞。太太、小姐親自動手，要撬開他的嘴拿糞灌下去。

冒得官急了，拿手擺了兩擺，揮退了家裡的眾人，一骨碌坐起，就坐在地板上。太太、小姐也只得陪著他坐在地板上。他未曾開言，先嘆一口氣，停一停，說道：「我是要死的人了！但是此時鴉片煙毒還沒有發出來，趁我有口氣，交代你們幾句話，等你們也好曉得我為甚麼要尋死。」太太、小姐一迭連聲的催他道：「你快說呀！」冒得官拿手指指小姐道：「我為的是你呀！」太太問：「怎麼為了他呢？」冒得官道：「說說我的氣就上來了！我想我們現在也不是甚麼低微人家，可恨這位統領一定看上了他，要他！」太太道：「統領不是有太太、姨太太嗎？怎麼還要娶甚麼太太？」冒得官道：「呸！他要他做小！你想，我的臉擱在那裡去？所以想想只得尋死！這也怪我們小姐自己不好。我們前門緊對他的後門，我們這位小姐專愛站門子，他一夜到天亮，出進兩次，不曉得那天被他看見了。齊巧前天姓朱的那雜種同我倒蛋，統領便借此為由，要出我的花樣，撤差使、參官都不算，一定還要查辦。太太，你是知道，我這官瞞不了你的。倘或查實在了，我的性命都沒有！所以我想來想去，沒有路走，只得走到這條路上去，一死為淨！你們要一定救回我來，現在除掉把女兒孝敬統領做小，沒有第二條路！你說我肯不肯！」太太、小姐聽了，相對無言。

冒得官此時反有了精神，頂住太太、小姐問道：「你們還是要我自盡？還是等統領稟過制台，拿我參官拿問？論不定殺頭、充軍，還要看我的運氣去碰！總而言之，同你們是不會再在一塊兒了！」說罷，拿袖子裝著擦眼淚，卻不時偷瞧看女兒。太太聽了這話，當時也不好說別的，一心挂念老爺要尋死，未知救得活救不活。要老爺不死，除非把女兒送給人家做小，又是心上捨不得。因此心上七上八下，也禁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。至於小姐呢，平時愛站門子是有，統領走出走進，也著實見過幾面，又粗又蠢的一個大漢，實在心上有點不願意，現在為了此事害的爸爸要尋死。想來想去，總怪自己命苦，所以會有這些磨難。一面想，一面哭，除哭之外，亦無別話可說。

冒得官看了氣悶，發急說道：「我的命根子在你們手裡！怎麼說：還是要我活，要我死？」小姐一頭哭，一頭說道：「總是我這個禍害不好，害得爸爸要尋死！與其爸爸死，還不如等我尋個自盡罷！」說完了話，在地下拾起煙盒子就想去舐。卻被太太一把搶過，說道：「一個還沒有救活，怎禁得再加上你一個呢！」冒得官道：「罷罷罷！你們索性隨我死，也不用來救我了！我自己養的女兒都不能救我一命，我還活在世界上做什麼人呢！」小姐也說道：「罷罷罷！你們既不容我死，一定要我做人家的小老婆，只要你老人家的臉擱得下，不要說是送給統領做姨太太，就是拿我給叫化子，我敢說得一個不字嗎。現在我再不答應，這明明是我逼死你老人家，這個罪名我卻擔不起！橫豎苦著我的身子去幹！但願從今以後，你老人家升官發財就是了！」

冒得官一見女兒應允，心上暗暗歡喜，便做出假欲嘔吐之狀，吊了幾個乾惡心，吐出了些白痰。太太、小姐忙著替他揉胸捶背，一面問他怎麼樣。只見他連連點頭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如今一齊吐了出來，大約不妨事的了。」又忙爬下替女兒磕了一個頭，說：「我這條人命全虧是你救的！將來我老兩口子有了好處，決計不忘記你的！」小姐趕忙跪下，攙老子起來，滿肚皮的委曲，只是說不出來，半天才掙得一句道：「這是女兒命裡所招，也怨不得爸爸！」冒得官起來之後，在床上歇了一會，又吃了一點東西，便吩咐太太：「快把女兒收拾收拾，論不定一說妥就要過去的。」說完這兩句，獨自一個揚長出門而去。

走出大門，肚裡尋思道：「現在這一頭已經說好了，那一頭還得尋人做媒。先前走的那條路，是姨太太手下的人，倘若被他曉得了，那時反好為仇，是不妥當的。後營周總爺，在統領跟前雖然也說得動話：但是他的太太也在裡頭，他靠著他太太得的差使，怎麼還肯再把我的女兒弄進去呢。若是當面去求統領，又怕當面臊他，事情做不成，反討一場沒趣。」左右思量，都不妥當。後來忽然想到統領有個小戈什，每逢統領出來夜夜，總是他拿著煙槍，跟來跟去；而且統領也很相信他的話。現在不如去走他的門路。主意已定，便去找到了他，送了幾兩銀子，說明：「家裡女孩子長的還下去，今年剛正□七歲，常常站在大門口，料想統領是一定見過的。聽說統領還要娶姨太太，我情願把這個丫頭孝敬了他。但是這個媒人我不好自己去做，所以要借重你老哥代言一聲。但是也不便說出是我的女孩子，怕的是他老人家曉得了不肯來的緣故。我們知己之談：現在我兄弟的功名在他手裡。倘若他老人家不肯，我的事就要弄僵！如今且把他瞞住，等到生米煮成熟飯，他老人家也賴不到那裡去了，我的事也好說了。只要我的差使不動，我們相會的日子長著哩。」小戈什得了他的銀子，自然是滿口應允。但說得一句道：「你倒會爬高，索性做起他的小丈人來了！我們倒要稱你一聲好聽的呢！」冒得官把臉一紅道：「為了吃飯，也叫做沒法！老哥，你就去替我說。我此刻先回到家裡安排安排，預備他老人家今夜好光降。」小戈什道：「慢著！說不說由我，來不來由他，你且候我的信再辦事不遲。」冒得官道：「有你吹噓，還怕事情不成功！」說著自去了。

這裡小戈什果然暗底下替他回了統領，說：「我們後門對過新搬來的一個人家，就是母女兩個，聽說都不怎麼正經。女兒今年□七歲，長的真是頭挑人才。昨兒會見他的娘，他娘說女兒大了，有甚麼對勁的媒人替他做做，就是給人家做小也願意，亦不要甚麼身價。統領如果中意，包管一說就成，而且不消另外賃公館，等到晚上請過就去是了。」一派話說得天花亂墜。羊統領本是個好色之徒，在後門時常出進進，也見過這女孩子幾面，雖然不及小戈什說的好，然而總要算得出色的了。如今聽了他的話，不禁動了垂涎之思，坐在那裡半天不言語。小戈什是摸著脾氣的，曉得是已經有了意思了，便說：「淋恩此刻就去招呼他娘，統領晚上過去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也就出來去找冒得官通知了。冒得官聽了非常之喜，便說：「家裡都已交代好了，只等晚上請他老人家賞光就是了。我在這裡不便，我得到別處去躲過一夜，等明兒一早再回來。」小戈什道：「明兒一早回來做丈人，可是不是？」冒得官道又把臉一紅，搭訕著自去。這裡小戈什也就回轉稟統領，以便晚上成其好事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